

德川家康

〔日〕山冈庄八 著

1

南海出版公司



德川家康

1

〔日〕山冈庄八 著
岳远坤 陈都伟 译

无比的谋略，无情的忍耐 ——《德川家康》序

柏杨

德川家康是日本德川王朝（江户幕府）第一任君王（征夷大将军），他在日本混乱的战国时代，扫平群雄，开创历时二百六十余年的长期政权，而以七十五岁高龄逝世。

德川家康在日本历史上已矗立起大和魂的精神堡垒，然而一八六七年德川王朝被西方世界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的巨炮摧毁，还政天皇，明治维新时，曾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憎恨，认为日本所以受到屈辱，都由他们造成。心理状态跟中国在辛亥革命时，人人厌恶清王朝一样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日本失败，尊严扫地，过去所有累积下来的光荣和骄傲，全成梦寐，日本人发现他们所处的时代，竟跟三百年前德川家康所处的那个时代——诡诈、斗争、生死间不容发，简直没有分别，于是激起再度反省。日本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，山冈庄八崛起，透过历史的理解，面对当代日本所处的环境，开始撰写《德川家康》，在报上连载发表。我用专门形容英雄豪杰石破天惊的“崛起”二字，形容山冈庄八，是因为他用一支笔，重新唤起迷惘中的大和魂，使日本人再建信心。山冈庄八具备雄厚的历史知识，从德川家康的祖父、外祖父开始探索，直追寻到德川家康建立的全日本大一统的幕府王朝。山冈庄八用一千余万字的日文，对出现在德川家康生命中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动作，和心路历程，几乎都有细腻的描写，而提出主旨：“忍耐！”

忍耐不是怯懦，更不是屈服，只有巨人才知道什么是忍耐，似勾践

战败后，甘心当敌人的奴隶，韩信被流氓强迫从裤裆下爬过去，他默默接受，这种缩回拳头式的忍耐，一个人如果不够坚强，就绝对无法忍受。当盟主织田要求德川家康杀妻杀子的时候，德川家康毫不犹豫地立即动手，只有懦夫才会轻率地拔刀而起，血流五步。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是悲壮的，使烈士动容。但历史上多少政治领袖往往宁为瓦全，而等待有一天，把碎了的璧玉，恢复原状。

曾有人问德川家康：“杜鹃不啼，而要听它啼，有什么办法？”德川家康的回答是：“等待它啼。”大仲马在他出神入化的巨著《基度山恩仇记》中，最后一句话，就是：“等待！”这是一个奥秘——卑屈的懦夫用它遮羞，坚强的巨人把它作为跳板。日本战国时代，英雄豪杰辈出，包括丰臣秀吉在内，也只有德川家康深深领悟到这个奥秘。作者山冈庄八在德川家康精神深处，提炼出这个奥秘，指出它就是由弱转强的基因，使战后的日本人终于在断瓦败壁中站起。

孤立的忍耐没有力量，而必须发自明智的抉择，熟读《三国演义》的中国读者都记得“让徐州”一幕，刘备是徐州州长，当吕布狼狽前来投奔时，刘备把他安置在小沛，而在不久一次对外战争中，吕布袭据徐州州城，刘备遂被敌人击败。任何人的反应都会是从此跟吕布不共戴天，刘备不然，他反而向吕布投降，而被吕布安置在吕布原住的小沛，这项满面蒙羞的决策，需要无比的智慧。桶狭之役后，德川家康不但不为盟主今川复仇（为故主复仇，是日本武士最崇高的情操，否则将被人唾弃），反而跟盟主的敌人缔约，这项一反武士传统精神的剧烈反应，跟刘备一样，都出人意外，忍人所不能忍，终于才能艰苦地达到既定目标，以致作者山冈庄八惊叹他的勇气。

一千余万字的《德川家康》，每一行每一页，都充满谋略、诡诈、杀机，但也充满忠贞、效命，和崇高的统一全国的理念。中国有两部书可以和它相比，一是《资治通鉴》，一是《三国演义》。《资治通鉴》因一直被封闭在艰深的文言文中，影响不大；而《三国演义》上的人物，却深入人心，成为影响中国人性格最巨的书籍之一。同样，德川家康的风范，也影响日本。德川家康深受丰臣秀吉的信任，丰臣秀吉推心置腹，

坚信德川家康是道义之士，因之托妻寄子。对于政治性的效忠，另一位曾和山冈庄八对谈德川家康的历史学者桑田忠亲，曾提出耸动人心的警告，他说：“一个绝对聪明的人，一旦发誓臣服某人，在他有生之年，绝对不能谋反——不过，也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做。”德川家康终于负义，把丰臣秀吉的后裔杀尽。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司马懿，不同的是，司马懿是被迫自救，走上不归路，且由下一代动手，而德川家康却是主动地扫荡所有潜在敌人。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日本人对美国人过度的恭敬卑屈，曾使人警觉到不是一个祥瑞兆头。忍人所不能忍的民族，一定复兴；不是只会高叫激情口号，自陷灾难的民族所能比拟。

德川家康几乎全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——除了科举制度，他写中国汉字、作中国汉诗、吃中国汉药、崇拜朱熹、崇拜朱元璋。问题是，朱熹不是一个活泼开阔的思想家，朱元璋则是一个愚昧的暴君，德川王朝终于颁布“锁国令”，中日两国遂开始共同命运，直到十九世纪，但结果却大大相异。十九世纪几声舰炮，日本解除枷锁后，短短时间，迅速成长，而中国在受到更多炮击后，迟迟未能建立一个现代化完整国家。遂有人认为：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德川家康的精神使日本复兴，中国却胜得凄惨，应验了古谚：爬得高、跌得重。原因之一是中国缺少德川家康这种无论崛起或没落，都贯穿着一股令当代和后人慑服的精神，也缺少把这类英雄人物介绍给国人的文学作品。

要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，唯一的方法是阅读他们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——而不是阅读学院派的经典著作。读《三国志》不会了解三国时代，读《三国演义》却会立刻留下三国时代的深刻印象。了解日本亦然，《德川家康》的文笔引人入胜。假如你临睡前躺在床上阅读的话，你会蓦然发觉天已拂晓，因作者使用小说体裁，绕着史实的骨骼，想象力得以充分解放，无所拘束，使我们得以看到一个民族真实的本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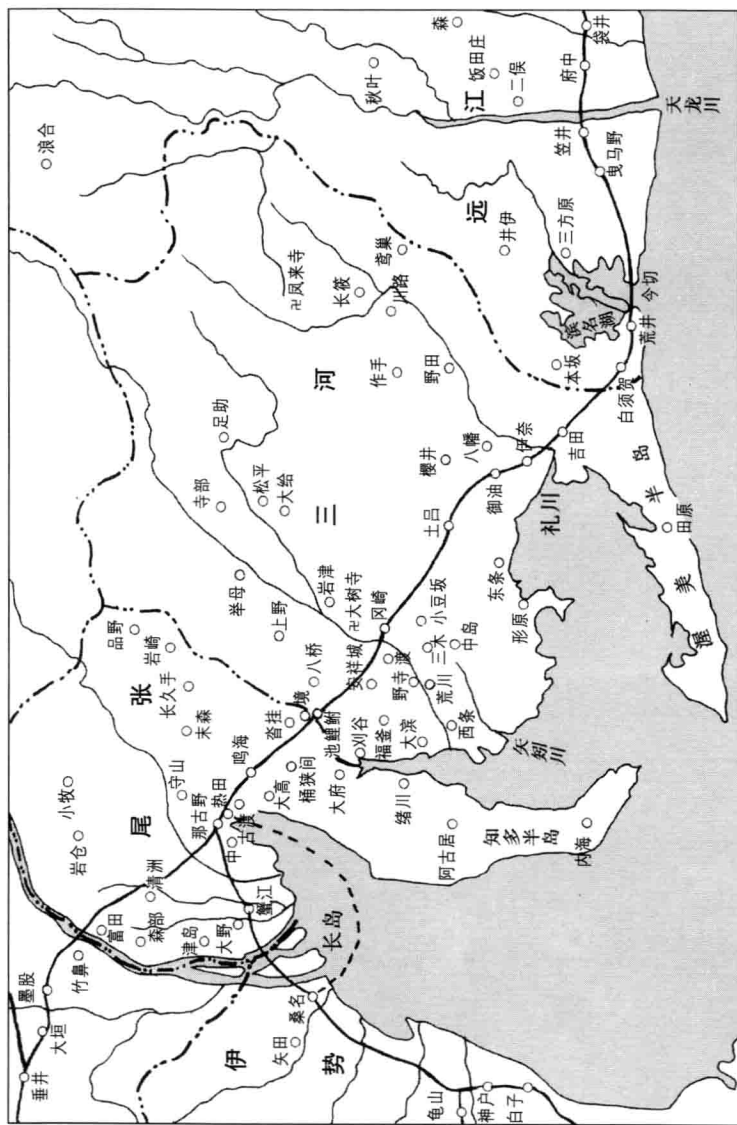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尊重深奥的学术殿堂内供奉的典籍，但那是另一个层次，属于使人肃然起敬的知识遗产。但是，和广大人民结合成为一体的知识分子，却负有更沉重、更严肃的使命，他们把典籍中的精华，或典籍中所缺乏的活泼精神，用现代化的文学形式，和高水准的文字功力，烹饪成

为人人都能品尝而回甘的美味。有目标、有深层含义的历史文学作品，和“说故事”绝不相同，对人民心智的成长，有很大的裨益。《德川家康》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爱不释手超级长篇小说，而是一部传出来的信息：日本式权力游戏教科书；在非权力场合，则是日本式商业游戏教科书。无论在台北、在香港、在内地，有一种现象是，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做生意，都会发现，日本商人精密的计算，往往只留给你仅够你活下去的利润，使你既不愿接受，又不敢拒绝，于是茫然失措。在《德川家康》中，我们会了解，这正是日本文化深层元素，你只有在日本文化深层元素中才可以找出破解之道。

明治维新时代一度受到贬谪的德川家康，现在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成为半人半神，被尊奉为“东照神君”，作者山冈庄八长期的竭力经营，不但使这位影响日本兴衰的德川家康凸显无遗，更把承继大和精神的本质完全呈现。而山冈庄八这位作家更成为我们学习和超越的对手。

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是中国传统战争观念，价值连城；但是如果仅只从欣赏的观点，接触日本这个民族，也将有无限的惊异赞叹，使我们的生命，更为丰富。

尾张·三河要图



目录

- 一 乱世破晓 /1
- 二 嫁途风波 /11
- 三 吉法师震世 /24
- 四 夫人登堂 /34
- 五 神女眼线 /44
- 六 种天下 /52
- 七 连环套 /60
- 八 将计就计 /69
- 九 小豆坂之役 /78
- 一〇 慈母警言 /88
- 一一 寅年寅时 /97
- 一二 嫡庶之别 /107
- 一三 千里逃亡 /119
- 一四 异乡温柔 /132
- 一五 织田示威 /141
- 一六 战国夫妻 /150
- 一七 坐失良谋 /159
- 一八 生离死别 /169
- 一九 松平马印 /176
- 二〇 浴房交锋 /184
- 二一 少雄惊世 /193
- 二二 樱花洗心尘 /205

- 二三 春雷之宴 /213
- 二四 兄妹重逢 /222
- 二五 莽战安祥城 /232
- 二六 内庭杀气 /243
- 二七 粒米日月 /251
- 二八 人质启程 /260
- 二九 谋发潮见坂 /277
- 三〇 阿春受死 /287
- 三一 绝代双骄 /297
- 三二 八弥杀主 /313
- 三三 无主之城 /323
- 三四 笼鸟大将 /332
- 三五 神佛悲肠 /342
- 三六 再战安祥城 /351
- 三七 雄主雄心 /360
- 三八 归去来兮 /369
- 三九 虎前戏虎 /386
- 四〇 圣人之心 /396
- 四一 尾张丧主 /406
- 四二 狂乱祭父 /423

一 乱世破晓

天文十年，公元一五四一年。

是年，武田信玄二十一岁，上杉谦信十二岁，织田信长八岁，日后的平民太阁丰臣秀吉，尚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六岁孩童。

大海彼岸，一衣带水的邻邦大明国，已至其中后期。欧洲，查尔斯五世向法兰克一世宣战并入侵法国；亨利八世已继承爱尔兰王位，对苏格兰国王詹姆士虎视眈眈，只欲除之而后快…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处处笼罩着战争的乌云。

三河冈崎城内。

虽说还是冬日，但已到了正月，天气开始变得温和。院子里伊势的东条持广赠送的那棵柑橘树上，已经挂满金灿灿的果实，芳香四溢。恐是被香气所诱，院子里的鸟雀格外多。年仅十六的城主松平广忠已沉默地凝视鸟雀多时。和煦的阳光下，去年桃花盛开时节出生的长子勘六，不时爬到广忠身前，抬头看看愁容满面的父亲。

见此情形，阿久的心头如有冷风吹过。阿久乃松平广忠同族松平左近乘正之女，十五岁时嫁与当时年仅十三的广忠做侧室，如今已是一个年轻的母亲。她身形虽显柔弱，却亦颇有几分娇艳。若是遣退侍女，只剩下他们三人时，看起来不像是一家三口，倒像是姐姐在看护和照料着两个弟弟。

“大人还没下定决心吗？”阿久道，“您若不答应，妾身必将遭到严

厉的指责，家臣也定然会以为，是妾身出于嫉妒在阻止大人决断。”

“阿久，你为何不像他们说的那般，表现出一点嫉妒之意？你我当时可是以正室相约……难道你忘了？”

“妾身没忘……但一切都是为了松平家的未来啊。”这时，勘六依偎到母亲身边，阿久抱起他，继续道，“而且，听说於大小姐是出了名的美人，人们都称赞她有见识，有器量。真希望大人您能早早将她迎娶过来，好让家臣们安心。”

广忠猛然抬眼盯着阿久，年轻而苍白的脸上怒气骤生：“你也想让我娶仇人之女，向人俯首帖耳？”

“可这是为了大局——”

“休要说了！”广忠狠劲拍了拍膝盖，激动地沉默着，眼圈不知不觉红了。良久，他才声音嘶哑道：“於大乃继母之女。她既是仇人的女儿，又是名义上的妹妹。我怎可为了苟且偷生，娶妹为妻……”他再也说不下去。

阿久道：“作任何决定，都要考虑长远利益。”她声音很低，却一字一顿，异常坚决。

广忠与阿久提到的於大，乃刈谷城城主水野忠政之女。刈谷与冈崎接壤。就在去年，广忠与忠政整整打了一年仗。

於大小广忠两岁，芳龄十四，姿色远近闻名。年轻的广忠倒也不是未生过一睹芳容的念头，但他只是把她看作继母华阳院的女儿、自己的妹妹，而非要为政治作出牺牲的可悲女子。水野忠政定会晃动着他那颗肥圆的脑袋，带着阴险的笑容自言自语：“要是让於大嫁给松平广忠，对我来说可是有不少好处啊。”

“阿久，我生母去世之后，继母从刈谷城嫁过来，你可知当时人们如何议论？”

“这……妾身哪里知道。”

“恐怕你即便知道也不会说。每每想到这些往事，我就觉得甚是难堪。”广忠一想到这些，便觉愤懑难抑。

“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——”

“不！”广忠双眼冒火，“继母在刈谷城为水野生了五个孩子，忠守、信近、忠分、忠重，以及於大，个个容貌端正，身强体健。忠政为何舍弃为他生下那么多孩子的女人？又为何让她改嫁先父……”

阿久立刻扑到广忠膝上，道：“大人万万不可如此说话。您要是这样说，阿久我……我……”

此次事件中，阿久处境最是尴尬。水野忠政奸诈无情，他当年能够舍弃一个为自己生了五个孩子的女人，并让她改嫁松平氏，不难料想，他将女儿於大嫁到松平家之后，为广忠生下长子的阿久，将会有怎样的结局……

目前松平氏实力远逊对手水野氏。水野氏与松平氏同仕于骏府的今川氏。但近年来尾张的织田信秀势力逐渐扩张，广忠的叔祖樱井的松平信定等人，正企图和织田信秀里应外合，将冈崎城据为己有。故冈崎家臣阿部大藏、大久保新八郎忠俊等人，都苦口婆心劝说阿久：“无论如何，请夫人多多担待。城主还年轻，您定要劝他答应这门亲事。”阿久的命运就此被卷入关系松平氏生死存亡的大事之中。广忠却始终未曾应允这门婚事。他深信，先父清康乃是中了水野忠政的奸计，才娶了水野氏五个孩子的母亲。

广忠看看自己身边泣不成声的阿久，望望幼小天真的勘六，突然眼睛一亮，道：“阿久，我有主意了。”他扫视了一眼周围，然后在阿久耳边低语一番。阿久听着听着，脸上渐渐没了血色。

“你明白了？”广忠压低声音，再次小心环视了一圈四周。

阿久紧紧盯着广忠的眼睛，颤声道：“这么做，太、太残忍……”她的脸开始抽搐，放在膝上的双手也颤抖起来。

“这有何残忍，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”

“话可以这么说，但於大小姐是无辜的呀。”

“无辜？我又有何辜？祖父和父亲都死于敌人刀下，我终有一日亦会如此。在这个世上，你不杀人，人必杀你。有人不就是为了生存，才把自家五个孩子的母亲送给对手吗……”

“嘘——”阿久打断广忠。空阔的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是阿久的侍

女阿万。她禀报道：“太夫人从北苑过来了。”二人吃了一惊，面面相觑。广忠慌忙起身，准备去迎接继母。

“不必拘礼。都坐着吧，这样很好。”清脆的声音传来，华阳院满面笑容走了进来。“呵，勘六也在。才几日未见，又长大了好多。来，乖孩子，让祖母抱抱！”广忠之父清康遇刺后，华阳院便落发为尼，法号源应。她虽已三十好几，却风韵犹存。勘六很是喜欢祖母，喜滋滋地爬上华阳院的膝头。

“今日天气真好。”华阳院哄着膝头的稚儿，道，“从北苑过来时，顺道瞅了一眼酒谷和凤吕谷，见到三五成群的黄莺，梅花也快开了，日子过得真快。不久前还与水野氏在寒风中苦战呢。”

广忠略带讽刺地看了华阳院一眼。华阳院并不理会，若无其事地继续道：“广忠，於大今日晨来函了。”听到此话，阿久轻轻起身，走了出去。“年轻女子总是满脑子想着高兴事儿。她为松平氏和水野氏的和谈而高兴。信中哪，还猜测你的品性习惯，口气中对未来满心欢喜呢。终究还是不知道世事的艰险哪……她又明白多少人情世故？”华阳院轻轻举起勘六，大声笑道，“小勘六，比起你过世的祖父，你爹还差得远啊……如今东有今川，西有织田，甲斐有武田，小田原有北条。诸强环峙，松平水野继续争斗，只会两败俱伤，最终被人一口吞掉。广忠，这门婚事啊，可是我思前想后才提出的，你好生想想吧。”言罢，华阳院放下勘六，在他的笑脸上亲了一下。

广忠对继母的自以为是和悠然自得实在难以忍受。父亲生前确实承认这个女人颇有才识。正因如此，广忠听到她拿自己与父亲比较，责怪他太不成熟时，不禁暗自恼恨，口头上却道：“既然是母亲的意思，孩儿自然没有异议。”

“如此我便放心了。其实，这也是你父亲的心愿。”

“父亲的心愿？”

华阳院直视着广忠，道：“广忠，女人悲哀的命运，男人终无法明白。人生浮华，生离死别，都如梦如幻。一女侍二夫三夫，都不过是为了子孙代代繁荣昌盛。”

“母亲的意思……您想在冈崎城中留下水野氏的血脉？”

“不，是要遵照你父亲的意思，留下我这个老太婆和松平氏共同的血脉。”

广忠疑惑地低吟一声。事实上，他对继母嫁给父亲的真实情形并不甚清楚。他一直认为，一切都是水野忠政的阴谋，继母乃是被水野强行塞给父亲做续弦的。

可事实并非如此。清康主事时，松平氏实力远胜水野氏。一日，清康拜访水野忠政，在酒席上见水野夫人风姿绰约，不由口出戏言道：“把这个美丽贤淑的女人给了我罢。”华阳院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，可卑弱的忠政却不能对清康的戏言一笑了之。由于畏惧清康，忠政不声不响休掉了妻子。未久，清康便把华阳院娶过了门。华阳院那时的悲伤，何人能解？

如今，松平水野两家的实力跟当时完全调了个个儿。为了避免悲剧重演，华阳院希望两家能够紧密联系起来。但每战必失、日渐势衰的广忠，哪里能解得她的这些心思？

“母亲既然这般说，孩儿就娶她过门。但，於大若是不能生育，我便休掉她！母亲可同意？”广忠有些咄咄逼人。华阳院却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她神情间流露出来的淡漠又激起了广忠的意气。他竖起双眉，道：“还有，若是松平水野两家迫不得已再动干戈，我必将水野氏赶尽杀绝。斯时请母亲莫要阻拦孩儿。”

华阳院又笑了：“你自便吧。”男人的世界是崇尚武力的修罗场。在那里，女人能做的事只有一件，便是委曲求全，生儿育女，让下一代来征服统治这个世间。

广忠无言以对，再怎么意气用事，他亦不能将方才与阿久密议之说出口。正在此时，众家臣神色凝重地走了进来。

“主公，刈谷城派来了使者。”大久保新八郎刚一坐下，便急切地禀道。

“看来水野忠政对这门婚事甚是热心。”高大壮硕的阿部大藏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向侍女阿万递了个眼色。阿万心领神会，从华阳院手中接过

孩子，出门去了。

“现在我们只能忍。”叔父藏人信孝带着几分顾忌，偷看了一眼华阳院，叹道，“我们必须积蓄实力……而且於大小姐乃太夫人的亲骨肉，这也算得上一门不错的姻缘。”

“不，这些只是小事。我们须综观全局。”大久保新八郎直视着广忠，道，“究竟谁能称霸天下，我们必须心中有数。”

“谁能？”

“听说武田晴信时时覬覦骏府，今川氏正如日中天，织田信秀也以日出之势迅速扩张，足利氏家臣们亦不可轻视……在诸强夹缝之中，小藩必须避免相互争斗，力求睦邻友好，同声连气，想尽办法生存下去。”

“言之有理，现正值危难之机，婚事又是对方主动提出，真是祖宗在天有灵，助我松平氏获此良机。”

华阳院一直在旁听众人讨论，微笑着默不作声。此时她挥了挥手，道：“各位不必担忧。”

“太夫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已劝过广忠，他会顾全大局，娶於大过门。你说呢，广忠？”

广忠满脸不快，把头扭到一边，道：“这种好事，孩儿求之不得。”

“恭喜！”

“恭喜主公！”

老臣们纷纷祝贺，都高兴得大笑起来。对他们来说，婚姻和女人，都是让家族存续下去的手段和工具。将女人迎来送往以化解双方的矛盾，试图在敌人内部播下自己的种子，本来高贵纯洁的男女之情，被迫屈从于生存的理性。

广忠想到这里，怒从心起，不由板起脸道：“好了，休再笑了！”他暗自思量：他们一定不会觉察我让阿久加害於大的事，我岂会乖乖听水野的！他缓了缓语气，道：“事已决定，抓紧去办。诸事务必和母亲大人多多商量，以求稳妥。”

“遵命！”老臣们相视而笑。在他们看来，再也没有比这个策略更成功、更有意义的事情了。

刈谷城中，水野忠政得知松平广忠答应了婚事，大喜道：“好！我这一生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。”去岁秋天以来，水野忠政的白发越发多了。他让近侍帮自己拢起头发，然后差人把小女儿於大叫进来。

於大脸颊丰满，这一点像忠政；晶莹剔透的皮肤则像母亲。此刻，她已知晓自己将要嫁到母亲所在的那座城，满脸微笑。

“你高兴吗？”忠政柔声问道。

“能够在那儿见到母亲，女儿非常高兴。”

“是啊……为父也甚感欣慰。”水野忠政长得凶神恶煞，但对这个自小缺乏母爱的小女儿却格外温和。

就十四岁的女子来说，於大个头也算高的了。一双丹凤眼，乌黑的头发里露出圆润的粉红色耳垂，非常漂亮。除了白皙的脖颈，以及圆圆的肩头透露着几分成熟的妩媚之外，她尚未摆脱稚气。於大的性格在几个兄妹之中乃是最复杂却又最活泼的一个，说话干脆利落，柔顺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坚强和机敏。她对父亲的理解，也超过了兄弟姊妹。

“都说出嫁最好避开正月和九月。不必理会这些迷信的说法，想到哪一日，哪一日便是良辰吉日。”

“是。女儿也这么认为。”

听到於大干脆的回答，忠政微笑着点了点头，“一切都已准备好了。对方将于戌日送来聘礼。你嫁过去之后，我们父女也就再难相见了。今日，你就给为父好好捶捶背吧。”

“是。”天气格外晴朗，春风荡漾，於大的手轻轻落在父亲的肩头。

“孩子，慎重起见，我想最后问问你，你可知为父为何对这门婚事如此关心？”

於大在父亲身后小心地摇了摇头，没有吱声。她心里甚是明白，却要让父亲说出，这正是她聪明过人之处。

“老臣们……不，就连你的几个兄长，都有不少强烈反对这门婚事。你知道吗？”

“这些事，女儿略有耳闻。”

“他们都想趁松平广忠年纪尚轻时灭掉他，但那不过是匹夫之勇。”

“孩儿也这样认为。”

“哦？要是两家真的开战，到时候灭亡的不是松平氏，而是我们水野氏。”忠政突然把脖子扭到左边，道，“帮我捶捶脖子根儿。”他活动了几下右手，继续道：“有一事为父得向你讲讲。我犯了一个大错，以为把你母亲送到冈崎城便是赢了，但事实证明，那只不过是欠人思量、落人耻笑的失算之举。”房中格外沉寂，只有捶背的声音轻轻在室内回响。

忠政故意不面对女儿，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调，向即将被送与敌人的爱女交代最后的话：“当年广忠之父清康向我索要你母亲时，我非常生气，暗骂他混蛋，尤其是看他不起，以为他不过是个好色之徒。虽然心里委屈，但我当时以为自己赢了。你母亲留下五个孩子，独自去了冈崎城，只要她在冈崎一日，水野氏便会安然一日。”

忠政的语调越来越激动，於大的眼睛亦湿润了。父亲对母亲用情之深，於大自然甚是清楚。故她尽管十分思念母亲，却从未怨恨过父亲。

“……在此事上我的想法并无大错。水野氏现在不是平安无事吗？但我原来的打算，乃是先将你母亲送去为质，然后寻机灭掉松平氏，我的计划却彻底失算了。你母亲乃有德之人，家臣们至今还对她心怀敬意。与松平氏在战场上对垒的大将都是她的儿子，无论嘴上宣称如何英勇，他们也绝不会摧毁母亲居住的城池。因为只要摧毁对方，就相当于杀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忠政突然停下了，他感觉什么东西滴落到了脖子上。“哈哈……没有什么好哭的，都是过眼云烟，都过去了。”

於大没有停手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……但输的还是我。忽略了感情的策略，并非真正的策略。我因此事而受到神灵重重的惩罚。於大，你能明白吗？”

“孩儿明白母亲不在时，父亲心中的忧伤与孤独。”

忠政点了点头：“我确实很孤独。松平清康精通世故人情，竟将五个孩子的母亲要了去……一想到此，我便恨得快要发疯了……但这一切从今日起烟消云散了。在这乱世之中，小聪明小伎俩无济于事。我现在总